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十四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一

申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即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illegible]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氛霧闇數里間[illegible]俄而復吹為疾風氛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illegible]於左耳

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而風至雲起郎以一手揮之則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轄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胃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所見羽蓋轄鵠相隨從口中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无窮

襄陽老叟

唐并擧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凡悴徒我有一斧與君君但

特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
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
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力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
知華机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
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
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
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爲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illegible]
日枚潛知之即以厚賂遺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illegible]況有
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无以為荅[illegible]必不
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飛[illegible]

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至之外也牧甚常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雙唯未成注目牧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成耳牧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而歸襄陽至曙牧失女求之不獲因前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財雄一鄉常溥遊阡陌間遇心愜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万不靳宣和間某太守倚南郡解

印還洛家富聲樂列屋一寵姬寂殊秀美麗西都人家徒
妾以百數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嘗以暮春遊名園玩賞
牡丹偕侶相携穿花徑懒望見兀兀如癡奇目不暫瞬姬
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兩人遥相注意俱不
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於別圃度無由得狎方寸
憤亂搖搖若風中懸旌思得暫促膝成須臾雖騖百計不
就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廛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
莫能識懒獨厚遇忽造門求醉懒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
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且以誠告客初難之請
再四乃笑曰姑試為之懒拜曰果遂願不敢忘報明日[illegible]

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獻曰吾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無念至則懷以來獻謹受教劃壁未幾劃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趍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為華美婦卧其中宿酲未醒見人驚起頻顧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輙入房院誰引汝來獻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眞所願慕者婦人亦悟而笑畧道曩事即登榻共卧相與極懽既而曰太守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攜還家珍秘於櫝過三月率一遊無見愈欵昵經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密友賈生者訝獻久不相過意

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㸌覺而搶去賈詰問
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邪如
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白某太守㸌甚懼曰今日
已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佛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
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
乎皆曰幸甚即具酒殽偕往小飲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
酒酣振衣起舉手指劃山石一峰中分兩人就視見[illegible]
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illegible]
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illegible]
杳無踪矣它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前法施之邑[illegible]

然怨恨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婦婦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復然矣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代忽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十年猶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予衛齋居月餘女夜卧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蹶及明人去方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已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遂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將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

憝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啟勸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源人為兒童時言動已異常人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狎嘗欲貸錢二十千富子靳弗肯夜偶於外室聞扣門声曰我東家女也夫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乞見容一宿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人知[illegible]未曉呼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室挑燈照之見女身首二

鮮血橫流如方被殺者駭怖幾絶自念此奇禍非楊不可
救亟奔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交厚緩急當濟之前
日相從假貸拒不我答今急而求我何也富子泣拜引咎
楊笑曰此易耳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讋
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錢但貸
我二萬足矣遂以符歸惴惴如戒遲明潛窺室中不見尸
一榻皎然若未嘗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攜錢且具酒殽往
謝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
席對酌視當壚婦絶似前夕所偶者唯頰色萎黃婦亦頻
屢自顧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狀年

留連竟夕暨寤體中殊不快不住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有此疾也始悟所致焉其說云

王道士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ㄟ分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illegible]圭一日歲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以所像觀之乃真貴妃面[illegible]也上喜甚道士究白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纍石[illegible]之[illegible]

十五六䏏甚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遥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戸閉金扉以葳蕤鑰鏁之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臂上玉環内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

士具言太眞所以尸解今見在其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行過於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

趙十四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濟雅蚤歲亡沒至雍頗感歎每風景閑夜坐歌盡席未嘗不悲嗟至雍八月十五夜於亭前鼓琴訖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嗟吁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云若欲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

閑遊黃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士人所敬伏此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曰神理已有所白其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埽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

内東隅趙生乃於簷下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前
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云
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洩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
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妝拜趙
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
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
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
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曰春秋奠享無所
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王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illegible]
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曰某平生無惡豈有[illegible]
有罪

手足下前與為署者亦已畫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多時郎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披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寘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蘇州人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

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遊月宮事因相語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奈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嘉其奇生曰吾不為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筋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擧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

聯食頃方如初

嵩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叩門求宿寺人以閉門訖更不可開乃止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幙異常華盛又見陳列殽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但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幙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

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因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欲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剎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illegible]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illegible]

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俞叟

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月餘在逆旅未果還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王公中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家困者無以賙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推蓆破牖致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illegible]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偶憩於此適聞王[illegible]饌甚評之固要一往於地廣墳乃舉以視之有一葉[illegible]長五寸許纖指之謂呂曰此王公也呂熟視諧[illegible]

戒曰呂生爾之甥中表侄也以甘旨無朝夕之給自量下
里而至而宜厚其館穀賞金帛為贈何特貴忘故之如是（下千）
耶紫衣者畢揖若受教之狀遂不復見及旦覺促呂歸其
逆旅潛仍呂館之宴請累日將戒途助以僕馬橐裝甚厚

柳秀才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
畫人甯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
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
欲為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
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出入

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亦
請以五千抵負冊亦爲保柳乃騰身趍圖而滅坐客大駭
圖表於壁衆漠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
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祗及此衆
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唇若方嘯寧求睹之不復認冊量
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冊衆
自擊其事

東流道人

池州東流縣村墟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肆賭博
錢三千被猶戰酣一道人容狀頹武集鐵柱杖傲睨

既而曰添我一分同戲可乎衆相視欲不許漫應之曰民小小作劇不足煩先生道人必欲預聞衆不得已容之入社既蹴踊圍坐乃笑曰忘帶錢來且劇賭俟了後結算若我輸却當一一奉還滿坐同言豈有是理不將一文隨身如何可賭道人怒目曰汝曾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着我衆恃人多交口肆罵至云定是個配軍賊道人奮起毆兩人背各一拳登時氣絶搖撼不醒或走報鄰里或只遥望恐其遁去必牽累入獄稍近前將為拘執之勢道人持柱杖示之曰來者就死洋洋而行旁若無人店人以竹篦遮兩尸候里正及縣吏相檢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

有鬼奔而出兩人曰我何嘗死且來聽說于細稍稍還蘇之云日午正睹之際被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十盃不覺大醉困卧於此今已豁然衆猶疑不信共坐天明而歸道人不知所之

張山人

唐曹王臯衡州時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群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illegible]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刺道士左足遂見[illegible]跛足而行

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廿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也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期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污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

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遂牲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彼為雷霆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室以柬木作丁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艮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却廻求得栢木來郴州宿於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於前屋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北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寢[客人]處生命乂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容無狀相忤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蘇山人

厚報之也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百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其遭罹横與君素無仇隙柰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遂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

十斛剥去其衣推寘於中饑食其精渴飲其汁於是昏迷

幾一月廼縛出之使人厭頓鼻額擾捩支體其手指肩髀

皆解脫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

畜之為鳥延驛中樵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

雲以前事客䟽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

尋盡得奸究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殺

改人者數世矣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illegible]獲即

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illegible]

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室處之後於中灑掃焚香設榻張帷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宴生人無異因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蕭帷之前躡足而去又忽於地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禽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以猪狗血穢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淫穢少主不欲彰其

惡潛殺之

李處士

李文公翶自文昌宮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廼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人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辯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遘疾沉困者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不食昏瞑有刻不醒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一人既

卡嫁環床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懇兇史義壺尸齋情牽不得已解縲絏而祈叩之則曰若手翰一文倏夜當祈之宜留墨蒙同焚當可脫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也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悞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地更深疲於毫硯尅意一副繕札稍嚴而寫停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頃滅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獨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畧何為衍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書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謝之厚幣竟

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閒

鄂州汲婦

鄂州開元寺多寓客有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使挈水不動不知彼婦尤善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笑不答頃之曰依然須效法乃可擲其擔化為小蛇客探懷取堝粉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不能入婦人汲水噀之稍大於前又懇言官人莫相戲客圍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遽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囓客婦人又諭止客猶不聽蛇即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人欲走訴官婦笑曰無

傷也引手取鮀授之地依然一撟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精何敢若此若值他人汝必死矣客再拜懺謝隨詣其家為弟子云

梁僕毛公

福唐梁緄居城中嘗往其鄉永福縣視田一僕毛公操舟半塗值暮望遠岸民家男女雜沓若有所營毛語梁曰彼方賽神當往求酒肉來獻即絶笄挽之微作叱咤良久寂無應者毛窘怖失措亟入舟舉一盆覆其首俄風雲瞬冥嘈嘈小舟揺棹如舞一物鏗然有聲墜盆上若刀劍之臨已上響止風息盆碎為四五片但有半破蘆管在焉毛喜

不出曰彼徒倆極矣本只是寄個消息去戲覓祭餘不料
他便起惡意反要相害今必報之不難不欲為官人作祟且
當小報之乃拈亂稈一把罥爐火焉其家應時煙起焰合
轉盼間焚室廬幾半上人　徒侶十餘人攜酒壹壺豚蹄
一雙奔造水次見毛遜謝　若蚤知是毛公自當祇奉何
意却成激觸恕其罪過納　微物毛為撲滅稈煙彼家炎
炎方熾隨手頓息但已焚者　不可救耳求福人大率好奉
妖術而毛伎最高故勝之也　兩下皆洞曉其名若外人遇
之危矣

淄成

廣州人潘成販香藥如成都擔村邸遇一道人謂曰君毋食時倘有烏鵲及異物登案剥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三日潘方食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翼就器中攫食潘憶道人語急擊之烏突起潘攜梃奔逐烏翔飛而去離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悲鳴求納金贖命乃相隨行又十許里到江岸小山下有茅廬嫗叩門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僻事野寂而酒饌精潔器用雅素亦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黃金十兩與客潘喜甚忘其為異物也遂受而辭歸告其逆

旅夫人且將同訪蔡旦後往一無所見盡此姬習幻術者
云

第十四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十五

印月軒主人彙次

幻術部二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金[illegible]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illegible]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illegible]

致於前又素善卜筮厲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和[illegible]
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爍空爭无陰翳父老交[illegible]
詰之賁曰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既去賁詣後園井[illegible]
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於官
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
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帛
寘地上一喝即阜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阜絛布地
叱之砑然成烏蟒廷下人怖畏奔走賁曰无傷也蟒盤旋
之際已生鱗甲鬐鬣森竦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板橋店記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无男女亦无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輙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置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與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

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廂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來去数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麪作燒餅数枚有頃鷄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灯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

貿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募其術意後月餘日季和自
東都迴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
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
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
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子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
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
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
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
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啖之纔入口三娘

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
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
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
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
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
可憐許久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
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
之

李秀才

唐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

畫餌時巢隣院僧亦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敘

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

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

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

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

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

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

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麄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illegible]

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illegible]

眾亦爲蔽[illegible]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illegible]

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罵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覘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

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敝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夕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殽膳夕夕市酒期夜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瀲灩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取籃[illegible]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紫金梁

永樂中　文皇帝崇信二教遣使脩武當山徵費一千金
道士建羅天大醮道心尤篤　上一日宴坐文樓見雲際
冉冉一物下近則羽衣黃冠士也鶴駕翩翩駐欄楯外
上問何人荅曰臣上帝侍臣以明年春建白玉殿遣臣為
陛下索紫金梁一枝其長二丈某月某日來取言訖杳然
西方而逝　上召群臣問之衆言此必真人安有人而鶴
遊空駐者侍郎夏原吉獨不信曰此幻術也天之蒼蒼積
氣所為寧有白玉為殿而金其梁之理即使有之上帝當
示人以儉不應以侈至是　上狐疑未決居數日又見此
羽士乘鶴而降曰梁不為鑄以臣為誑乎上帝震怒將遣

雷神下擊蕭示小警　上深謝未遑又翻然而沒已而雷
擊謹身殿　上大懼亟命工範金為梁而內庫黃金不足
乃令天下里甲各出金五錢凡半年金集使鼓鑄為梁如
其所云二丈而夏公終不以為然　上聞之笑曰卿儒者
泥常之見耳兩度鶴降豈皆誣罔原吉不敢言已而梁告
成奏表天曹復見道人來鶴至　上曰梁當與女何以遣
去答曰不難叱二鶴御之而去原吉又以為妄　上密使
人察之原吉戒以天下金殆盡至金賤處則其所窟穴處
陝西華山下果有人售黃金者其直甚賤乃隨之至山試
入踰升三峯如履平地使者不能及乃令道士賚[illegible]

緪以升見六七方士方共斷金見人即起沃之以血不中
替飛升而去但持半渠還奏　上始悔悟而嘆原吉之有
識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就無成歸羞
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
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
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
實饑矣僧且不在為之柰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
方寸匕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饑矣季卿啜訖充然暢

適饑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李鄉乃尋江南路
因長嘆曰得自渭泛於河遊於洛泳於淮濟於江達於宗
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
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
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李鄉熟視之稍覺渭水
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
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
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
登岍題句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
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illegible]

作羞歸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illegible]
至家妻子兄弟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於書齋云
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
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
齒髮未蹉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
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
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悽鳳管別鶴怨
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
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
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特惆悵清江上區區趂試期一更

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慟哭於家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途至於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時日將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張真人

葛

成化中真人張其家居忽一道人自空而降曰吾天[illegible]

仙翁也奉帝命求有道者觀于清脩故特將引雲鶴[illegible]降
可能同升乎真人疑之延坐忽飛去明旦復至太息言曰
偶緣難遇以公之才而不我信命也真人乃厚加款敬問
有何能曰無所不能出丹點汞隨手成紫金飛符召將立
現於前剪紙為禽獸飛舞與真者無異真人益敬事之乃
出白金數百兩令冶黃冶又出金銀器為宴聆其談洞曉
玄秘蹤伯陽子訓不是過也居數日席卷所有飛去莫知
所之真人懟忿曰吾為天下道師而受妖人欺罔胡顏世
間耶即設壇召將問之云此人得奇術日飛萬里今在湖
廣之某山當為吾師致之物可得人不可殺也尅期而去

至日見神將縛道人至所失物隨擲於地真人以木[illegible]之將論獻於朝一夕復失所在

假詭部

吳約

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遺澤補官再仕廣右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饒財且久在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貨駿馬及鞍勒可直千緡悉攜自以隨待引見留滯數出遨嬉服御鮮好又與隣近寓館諸客相習熟有宗室趙監廟挈家居百步間志同道合數以酒饌果蔬來致餉吳亦荅以南中珍異趙邀至居舍[illegible]

骨肉時取其衣衾洗濯縫紉細意慇帖曲盡精致周[illegible]久令妻衛氏出相見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酒酣以往笑狎謔浪目成雲雨忘形無間趙殊不動容唯恐寄之不我顧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吳假僕馬欲往婺吳立遣之衛密使蒼頭持簡來約未申前後詣彼云機不可失吳欣然而行至所入遂閨帳偶坐極其歡適善謳且慧黠唱酬應和出人意表父母遂留宿將就枕忽聞扣扉甚急乃趙生歸吳衛[illegible]命侍妾收撤觴豆掃除殽核方畢趙從外來吳欲竄去而不得其門衛目之俾趦伏床下衛見趙問日大戲激浪如山湧江不得暫歸

拂曉即東吳索湯濯足置盆於前且洗且澆須臾闊水流
滿地吳衣裳濟楚慮為所污數展轉移避窸窣有聲趙覺
燭照見大叱使出曰與君本非親舊但念羈旅中故相援
熱今交游累月何意所為若是吾妻係宗婦豈得輒犯明
當執以告官此釁由淫婦始且先痛箠然後斷之以法吳
頓首謝愆遂與衛並施束縛坐於地上鞭衛背數十趙取
酒獨酌且飲且罵以賤畜醜詆衛不敢對但悲泣咽趙[illegible]
匆疾視如將搏擊夜過半方熟睡衛語吳曰今日之事[illegible]
我誤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謂隨手事敗矣前[illegible]
用宗族刑責所不加懲坐奸論只同常人我丟身受[illegible]

足道將來猶可嫁與市井細民奚黍官人何吳曰汝夫
吾財耳衛門實然趙睡起訶詈愈切吳請輸金贖罪嘖矣
門戟忝為天胄以妻子易賄耶吳乞憐不已願納百萬緡
廉增至三倍乃並鞍馬服玩盡賂之始肯解縛使自狀其
過乃放歸壯夫數輩盡掇資裝去閭鄰多為不平或謂曰
彼豈真宗婦耶蓋猾惡之徒結娼女誘餌君而君不悟也
吳大悁悒擬訟諸府縣往視昨處空無一迹忿恨欲死橐
中枵然幾無餬口之費遂改秩冊徐連州陽山縣歸所喪
既多心志悶悶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
疾沉綿未赴官而卒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傳致食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風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恣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漫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峯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報戩且至亟升至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冢望見[illegible]其非所處詒為物所憑祟遣扶下招道士禜治因髮[illegible]是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潛察其姦故置[illegible]登口慰撫客謂事已彌縫矣一日召與共歡竟[illegible]

室則有數壯士捉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割其陰剥出[illegible]痛極暈如戳命以常法灌傅藥此數者蓋素所用[illegible]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然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寢閤與妻女同宴飲盡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迹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客呼曰務德何恝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捽手涵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顔復與士友接待貪戀餘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攜金千萬肆意[illegible]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參會周旋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逍遙野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圍人浴馬望三子之來迎喏頗肅沈驚異以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與其信步浪遊棲棲然無所[illegible]稍易若跨王公之馬親謁之乎翁常為大郡家貲絕[illegible]姬侍喜賓客今老而抱疾諸姬悉自離心而防禁苛[illegible]吾曹至必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立得君有意否乎[illegible]

侈言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鄭喚馬圉人謹奉令[illegible]請所往曰到汝使君宅遂連鑣按轡轉兩坊曲得車門門內宅宇華邃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翁出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衰態堪掬揖坐東軒命設席杯柈果饌咄嗟而辦雖不腆飫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倉卒惠顧不獲盡主禮柰何顧鄭生代居東道曰幸隨意劇飲僕姑小歇者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想與緒亦闌珊散步於外將捨去又未忍忽聞此中歡笑擲骰子聲穴屏以窺

之冊燭高張中寘巨屏美女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
袂衆女曰李秀才汝又來廝攪蒸廁其間且揶且笑沈神
志搖蕩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乎鄭
曰諸人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若我曹與
之無閒也沈禱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子若爲我辭倘
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逡巡乃入睢盱偵伺良久价沈至扃
前衆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
會故願拭目女曰汝得無與松子良誘我乎一姬取酒
酌為沈飲酬無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覺
報乃共博沈志得意逞每采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飲

首飾為之一空鄰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賭索酒無算有娼最少艾敗最多慍而起挾空樽至前曰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卒而勝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遣難筆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或責之皆不聽沈燃一擲敗爲傾樽倒物盡實以金釵珠琲評其直三千緡沈反其所擲又去探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鏹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衆女推客出奔入房三人移諸原飲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相過沈歸邸卧不交睫雞鳴而起欲尋盟訪且遣召二子云已出俟之至午杳不至凌走王氏宅審之屋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是無王朝議宅昔

之席但恐少年數輩倚平康諸妓飲博於此耳始悟昉
討是時囊裝垂罄鄭李不復再見云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
陰初盛清和届候偶有扣扉者啟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
屨靈鬚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
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
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亂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
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觔寶劍二口其氣
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來尋之久矣黃金可以贍

賜翔鸞甚用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其亦請其一劾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鍤候擇日發土則可以自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歷黃壤不復能追令侯良宵剪方為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徽纏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絲纖素甚多酒几案爐香裀褥之具且曰其非利財者假以為法又用祭醮十座酒茗隨之器皿須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其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為務今行裝廛寓紫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

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所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遥居闈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其當効景純散髮銜劍之術脫為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荷畚鍤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槲亟覆器飲食狼藉絲纏器皿悉皆攜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徽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篋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懥默不得訴

真珠姬

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幄於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衣邀其女真珠姬者曰若肯來當遣兜轎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豔服御麗好聞呼喜甚請母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來舁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轎至王家人語之曰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於開封散遣賊曹迹捕其家立賞揭二百萬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見破轎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肯與扣窓詢之乃真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霧鬢鬅鬙不施朱粉望父母擗身大哭

久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漸進漸暗車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兵杖夾立坐者鬚鬚如戟面闊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比卽叱曰汝何人敢奸吾宗罪孚便使人捽拽裸衣用大杖撻二十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甦乃在密室內一榻拊我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一月甫能起先遭奸污然後售於其家為妾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同浴窺見瘢痕語主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姦受杖矣主人原知我行止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原牙儈家猶念舊愛不督餘顧直儈家既先得金多且畏

敗露不敢再觸故乘未晚送於野亦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堂所見皆群賊詐為之

張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嘗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因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

豪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
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
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
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
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
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己累客
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
俠之氣頓衰矣

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隨𢭏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來一武士着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率騶御其後唾罵切齒時以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從卒十輩負繫箱篋行路爭駐足以觀士肅詳其事院長曰只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曉使踪跡其由徐而來言淅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於三橋黃家客店樓上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往來姿態頗美心慕之詢茶僕曰彼何人僕蹙額對曰一店中爲此婦所苦二年矣問何爲曰頃歲其將士攜妻居

此房十許日去欲往近郡留妻守舍物約不過旬時則杳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二膳久而不能供然尋在邸者輸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喜曰可得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是曰然則致少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合食送之明日婦人却以勸酒一柈答謝生生愈注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捧一杯下為壽饋至於三彊僕必盡力邀請婦固辭不獲勉登樓一瞬亟趨下生覺可動厚賂此僕使游說他日再至遂留生從容久而不復自匿浸淫及亂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面對

目所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遂與之攜囊索卜寓隣室而身與婦人處甫兩夕平旦未櫛洗望見一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婦變色顫悸曰吾天也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箠生委身從後門竄凡所齎皆遺席卷方迷戀時足跡不出戶庭竟未嘗趣哉蓋少年多貲且不解事故為惡子所誘陷耳

寧王

寧王善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夥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刼某至此含顰上訴冶態橫

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起啟門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処置此僧也莫氏能為新聲當時号莫才人囀

第十五卷終